

桃源、寒山与赤壁

——古代诗文名篇中的特殊意象

杨焄

古人在四方漫游，搜奇探胜之余，每每濡墨挥毫，尽情描摹眼前的各种风物，给读者留下鲜活生动的深刻印象。然而正如李贺“笔补造化天无功”（《高轩过》）一语所形容的那样，有些才能卓异的作家还能凭心造境而虚拟成辞，并不必寓目辄书而语贵证实。

尽管由此导致其笔端染铺陈的物色并不能对应眼前万象纷呈的景致，但在后世传播与接受的过程中，这些特殊的作品由于诸多机缘凑合，仍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和摹仿的对象。

桃源：化虚构为现实

身逢晋宋易代的陶渊明在《桃花源记》中描绘了一个与世隔绝却秩序井然的方外世界，桃源中人为逃避战乱而遁入绝境，“黄发垂髫，并怡然自乐”“不知有汉，无论魏晋”。看似离奇荒诞的情节，却寄寓着厌弃暴政、复归淳朴的理想。从六朝开始，“桃源”就成为文士命笔时驱遣的重要典故。家国沦丧而屈辱事敌的庾信暗自袒露内心的痛楚，“怀抱独昏昏，平生何所论。由来千种意，并是桃花源”（《拟咏怀》其二十五），事已至此，夫复何言，唯愿远离纷扰，别无奢望。战火纷飞中冒险回家探视妻儿的杜甫，记录下满目疮痍的沿途观感，“缅思桃源内，益叹身世拙”（《北征》），颠沛流离的现状更让人情难自已。深陷党争而忧愤畏怯的秦观再次接到调令，不禁哀叹“雾失楼台，月迷津渡，桃源望断无寻处”（《踏莎行》），用凄苦迷离的景象抒写彷徨失所的痛苦。仕途蹭蹬的张可久遥想起“桃源洞，打鱼人，因闲话到柴门”（《寒儿令·山中》）的情景，渴盼着脱略行迹的生活。开创阳明心学的王守仁又藉此阐扬哲思，“桃源在何许，西峰最深处。不用问渔人，沿溪踏花去”（《山中示诸生》其二），展露出孤怀独往的胸襟。这些遭际各异的作者不约而同都将“桃源”视为超尘脱俗的象征，堪称陶渊明的异代相知。

误入桃源的渔人尽管在归途刻意留下标记，但稍后闻讯而来的太守和高士最终都无功而返。神秘的“桃源”究竟位于何方，难免令人感到好奇。陶渊明在开篇提到“武陵人捕鱼为业”，很容易引导后世将文中的桃源等同于现实中的武陵（治今湖南常德）。孟浩然娓娓道出泛舟武陵时的场景，起初江面曲折迂回，“莫测幽源里，仙家信几深”，所幸不久峰回路转，“水回青嶂合，云度绿溪阴”（《武陵泛舟》），耳目之间顿觉涤尽嚣尘。张乔则另辟蹊径，述说在“武陵春草齐”时登山寻幽的见闻，“路远无人去，山空有鸟啼。水垂青霭断，松偃绿萝低”（《寻桃源》），油然而生发迷途早返的感慨。刘长卿又转从即将远游的朋友身上着笔，“常爱武陵郡，羨君将远寻。悲叹因受俗务羁绊，未能一同前往，“洛阳遥想桃源隔，野水闲流春自碧”（《送郭六侍从之武陵》），只能设想对方的行踪，聊以平复心中的怅惘。这些诗人或隐逸不仕而放旷山林，或身在魏阙而心存江湖，乌托邦式的“桃源”无疑带给他们莫大的慰藉。《桃花源记》另有讽刺世事的意味，着眼于此，借古讽今的也不乏其人。王昌龄在贬谪途中经过武陵，因故稽留迁延，对政事民情多有了解，“先贤曾说桃花源，尘奈何堪武陵郡。闻道秦时避地人，至今不与人通问”（《武陵开元观黄炼师院》其二），慨叹面对现实繁重的徭役赋敛，桃源人想必也不堪其扰，显然是借题发挥，藉此疏泄愤懑。

将武陵视作桃源似乎顺理成章，可原文其实并无明确交代，这也为后人继续推寻提供了极大的想象空间。性喜漫游的李白（一说为许坚）就将位于皖南山区的黟县（今属安徽黄山）视为另一处桃

源，称许道“黟县小桃源，烟霞百里间。地多灵草木，人尚古衣冠”（《小桃源》）。据说当地有樵贵谷，“中有十余家，云是秦人，人此避地”（祝穆《方輿胜览》卷十六），与陶渊明所述确实如出一辙。苏轼在追和陶诗时则明确指出，“天壤间若此者甚众，不独桃源”，还借助友人之口说起自己梦中见到的仇池（位于今甘肃西和）“可以避世如桃源也”，并径称“桃源行不远，杖藜可小憩”（《和桃花源》）。祖籍福建的李纲乡情深挚，觉得前人围绕桃源的猜测都不足为据，闽中深山大壑，人迹罕至，“何须更论神仙事，只此便是桃花源”（《桃源行》）。出任浙江遂昌知县的汤显祖又将目光转向浙东，“括苍山里一桃源，似楚桃源较不喧”，比起楚地武陵，这里的桃源更加宁静宜人，不愿屈己徇人的陶渊明也将“折腰终此寄田园”（《丽阳十忆·桃源》）。性好山水的洪亮吉更是大胆推测，“我知栗里宅，即是桃花源”（《桃源行》），陶渊明躬耕栗里（今属江西九江），俨然桃源中人，何必舍近求远，再去武陵探寻呢？

晋宋以来与桃源故事类似的传说在许多地方都有流传，陶渊明很可能在此基础上增饰润色，其实并未亲历其境。历代文士兴致勃勃地将虚构的“桃源”指实，显然是徒劳无功的。但仔细寻绎其原委，倒并非缘于追奇逐异。在铺叙桃源故事时，姚鼐就痛切地指出，“愿令天下尽桃源，不必武陵深处所”（《桃源行》），能够安享自由富足的生活，不正是人们的共同祈愿吗？明乎此理，则“桃源”究竟在哪里，乃至是否真有“桃源”，其实都无足轻重。正如极具批判意识的黄宗羲所言，一旦失去自由富足的保障，“即无桃源，亦何往而不可避乎？”（《两异人传》）

寒山：变泛指为特指

唐人张继虽然存诗无几，可一首《枫桥夜泊》却是脍炙人口的佳作。早在北宋就有人为之刻石树碑，明清两代又相继重刻。未能访得诗碑的姚配就略感遗憾，“流传佳句自唐朝，诗版还随劫火销。只有疏钟添客恨，潇潇暮雨过枫桥”（《夜过寒山寺》其二），只能在雨中漫步，体会诗中的凄楚况味。历代文士游历枫桥，往往点染隐括其成句。远行赴任的陆游在此思绪万千，“七年不到枫桥寺，客枕依然半夜钟。风月未须轻感慨，巴山此去尚千重”（《宿枫桥》），不由触动对茫茫前途的隐忧。亲历明清两代的陈维崧切身体验到“枫桥渔火星星处，钟声客舫初度”（《齐天乐·枫桥夜泊用湘瑟词枫溪原韵》），顿时勾起对如烟往事的追忆。吟咏时直接提及诗人名号的也不在少数，“几度经过忆张继，乌啼月落又钟声”（高启《泊枫桥》），“风流张继忆当年，一夜留题百世传”（沈周《和嘉本初夜泊枫桥》），“欲寻张继停舟处，一片苍山暮色横”（褚逢椿《过枫江憩寒山寺》），“今日重来忆张继，暮烟疏雨草萧萧”（张鹏翻《枫桥》），真可谓人以诗传。

不过稍事推敲，张继诗中的“寒山寺”究竟应该如何理解，不免令人生疑。正如宋末汤仲友所说，今日所见位于枫桥之畔的寒山寺，“孤塔临官道，三门背运河”（《枫桥》），并不坐落在山上，称作“寒山寺”颇觉蹊跷。据诸多宋代方志记载，这座寺院原名普明禅院，《妙利普明塔院，或径称枫桥寺，并没有“寒山寺”的别名。宋人题咏之作，如张师中《枫桥寺》、孙覿《过枫桥寺示迁老》、张铉《过枫桥

寺》、程公许《枫桥寺小憩》、李鼎《游枫桥寺》、俞桂《枫桥寺》等，也均无“寒山寺”之称。南宋末周弼虽有《枫桥寒山寺》，但其中“江枫吟咏工，幽寺冷遗踪。不改前朝路，犹闻半夜钟”云云，显然是针对张继之作而言的，题中的“寒山寺”也只是因循相承而已。直到明代的文献中，才明确改称为“寒山寺”。兴许觉察到有些名实不副，又有人将其与唐代诗僧寒山牵附在一起，认为寒山曾在此居住，故后世便以此为名，以示纪念。此说一直沿袭至今，甚至将难以考知的建寺时间上溯至南朝梁代，但因缺乏早期史料佐证，恐怕难以凭据。不仅如此，如果再追踪一下张继此诗在早期的流传，情况就更为复杂了。中唐时高仲武编选《中兴间气集》，收录此诗时题为《夜泊（一作“宿”）松江》。松江尽管也流经苏州，但与枫桥相距甚远，和枫桥寺并无关联。据此推断，张继当初神思飞驰，未必就在枫桥之畔；即使确实泊船于枫桥，且近旁已建有寺院，也绝不会称作“寒山寺”。枫桥附近环绕着灵岩、天平、支硎等诸多山脉，张继所说的“寒山寺”当系泛指位于周边群山上的寺院。后世因诗题中有“枫桥”二字，就想当然将诗中的“寒山寺”坐实为枫桥寺，并改换寺名以便与之相符，为了自圆其说，又进而辗转附会上诗僧寒山。



▲ 钱松喆《枫桥夜泊》

随着寺院名称的更迭，“寒山寺”由泛指转为特指，相关题咏也应运而生。风流自赏的唐寅对寺内钟声尤为敏感，“谁阁更残角韵悲，客船半夜半钟声”（《姑苏八景·寒山寺》），在其表面的佯狂不羁下，另有不为人知的凄苦。编选过《唐人万首绝句选》并收录张诗的玉士祺冒雨入寺，赋诗邀寄两位兄长，“十年旧约江南梦，独听寒山半夜钟”（《夜雨题寒山寺寄西樵、礼吉》其二），在孤寂中期盼着手足早日欢聚。因为改换寺名时牵附到禅僧寒山，有些诗人也会顺带提及。得偿所愿的王庭赠诗给寒山寺僧，说起自己“为忆钟声寻古寺，得因遗迹识寒

山”（《过寒山僧在昔》），总算不虚此行。夜深时才匆匆赶来的袁翼就没那么幸运，“乌啼月落句仍在，拾得寒山僧不逢”（《枫桥夜泊》），眼见寺门紧闭，只能徒呼奈何。有些诗在不经意间提到周围环境，如“古寺西边路，青山满目中”（王穉登《寒山寺》），“寺楼直与众山邻”（陆鼎《寒山寺》），注意到围绕枫桥的群山，也有助于理解张继所谓“寒山寺”的本意。

张继提到的“夜半钟声”也引发过许多纷争。欧阳修率先提出质疑，认为“三更不是打钟时”，诗人只顾“贪求好句而理有不通”（《六一诗话》）。但许多人并不以为然，并举出各种寺院在夜半敲钟的证据。诗人们对此也留意观察，袁翼在深夜聆钟后就说“百八声清方夜半，江枫渔火认茅庵”，自注中还强调“寒山寺钟至今夜半乃撞，知唐人非诞语”（《八秋诗和王窗山明府韵·秋钟》）。不过张继当日景况构造，唯求兴象之合，“寒山寺”既是泛泛而言，“夜半钟声”也未必确有其事。当然，万籁俱寂的夜空中回荡起低徊悠扬的钟鸣，确实增添了不少空灵清朗的韵味。寒山寺在清末曾整修一新，参加落成仪式的严震即席赋诗，有云“即今引得蓬莱客，爱听钟声跨海来”，还援引座中日本学者的话，说张继此诗“日本亦传诵到今”（《丁未孟春枫桥寒山寺修葺落成即席呈陈筱石中丞》其二），足见余音袅袅的寒山晚钟对域外读者也具有特殊的吸引力。

赤壁：从误认到确认

苏轼晚年回顾半生坎坷，曾不无激愤地说，“问汝平生功业，黄州、惠州、儋州”（《自题金山画像》）。屡遭迁谪的经历确实对其身心造成极大伤害，动不动就得替的困境也促使他痛定思痛，在创作中不断沉潜砥砺。遭遇“乌台诗案”后，他在黄州（今湖北黄冈）开始了第一段贬居生活。前后四年多时间内，他数次游览当地的赤壁山，接连写下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《赤壁赋》和《后赤壁赋》。这组“赤壁三咏”在宋代就备受推崇：纂辑过《王状元集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》的王十朋对此青睞有加，盛赞“读公赤壁词并赋，如见周郎破贼时”（《游东坡十一绝》其六）；精于评鉴的胡仔推许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“语意高妙，真古今绝唱”，又提到“近时有人和此词，题于邮亭壁间”（《苕溪渔隐丛话》前集卷五十九）；有人在黄州参观苏轼故居，曾“行书《赤壁赋》于壁间”（张世南《游宦纪闻》卷一）；至于曹冠《哨遍》（“壬戌孟秋秋”）、刘学箕《松江哨遍》（“木叶尽凋”）、林正大《醉江月》（“泛舟赤壁”及“雪堂困步”）、刘将孙《沁园春》（“壬戌之秋”）等，更是相继将前、后《赤壁赋》剪裁后隐括入各种词牌，藉此抒怀自遣。

在江汉流域共分布着五处“赤壁”，据史料考订，位于嘉鱼（今属湖北咸宁）的一处才是三国时爆发赤壁大战的旧址。不过在苏轼前后，都有人将黄州赤壁误认为昔日魏、吴两国的激战之地。出任黄州刺史的杜牧有《赤壁》诗，在“折戟沉沙铁未销，自将磨洗认前朝”（《赤壁》），“可怜赤壁争雄渡，唯有蓑翁坐钓鱼”（《齐安郡晚秋》），体味着衰荣兴亡的无常。入蜀赴任途经此处的陆游触景伤怀，“君看赤壁终陈迹，生子何须似仲谋”（《黄州》），悲叹自己怀才不遇而陨落无成。对于黄州赤壁是否为三国古战场，苏轼在创作时倒是不无疑虑，“故垒西边，人道是，三国周郎赤壁”（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），“此非孟德之困



▲ 张大千《桃源图》

于周郎者乎”（《赤壁赋》）；在自书《赤壁赋》时有跋语称，“传云曹公败处，所谓赤壁者，或曰非也”（即《东坡文集事略》卷一引）；待实地勘察后也坦言，“黄州守居之数百步为赤壁，或言即周瑜破曹公处，不知果是与否？”（《东坡志林》卷四）语气都有些游移不定。

尽管黄州赤壁并非真正的历史遗迹，可由于苏轼“赤壁三咏”独具的魅力，仍有人将错就错，将两个不同的“赤壁”牵合在一起。绘制过东坡小像并以行书《赤壁赋》闻名的赵孟頫就说，“周郎赤壁走曹公，万里江流斗两雄。苏子赋成奇伟甚，长教人想谪仙风”（《题四画·赤壁》），捕捉住周瑜和苏轼意气风发的瞬间。深受东坡影响的元好问则另有感触，“得意江山在眼中，凡今谁是出群雄？可怜当日周公瑾，憔悴黄州一秃翁”（《赤壁图》），惋叹苏轼年轻时虽犹如周瑜一般顾盼神飞，但历经挫折终至消沉颓唐。评阅过《东坡诗选》的袁宏道又称许道，“周郎事业坡公赋，逆与黄州作主人”（《过黄州》），将两人并推为黄州最重要的象征。来自蜀中的李调元更是不遗余力地夸赞乡贤，“赤壁已无横朔气，黄州尚有洞箫声”（《黄州》），金戈铁马终告烟消云散，文采风流却能垂诸久远。

为避免以讹传讹，有人索性转而确认黄州赤壁自有擅场，不必再和赤壁古迹较长短。治学谨严的王炎辨别真伪却并不以此为轻，“乌林赤壁事已陈，黄州赤壁天下闻。东坡居士妙言语，赋到此翁无古人”（《题徐参议画轴三首·赤壁图》），将黄州赤壁的名闻遐迩归功于

东坡的绝妙词章。袁辑过黄州文献的朱日潜也认为不必纠结，“赤壁何须问出处，东坡本是借山川。古来胜迹原无限，不遇才人亦杳然”（《赤壁怀古》），庆幸山川物色得以与才子翰墨彼此遇合。同样擅遣文词的潘耒认为苏轼所作自寓深意，“聊借英雄发感慨，移山走海在笔端。一词两赋照千古，山名赫赫垂不刊。得有东坡表彰扬，黄州赤壁足堪不朽。身为黄州本地人的刘子壮也毫不讳言，“赤壁千古古迹疑，漫劳过客访残碑。虽无一炬周郎烈，却有千秋苏子词”（《赤壁》），黄州赤壁被证伪固然不无遗憾，但仍有东坡为其添光增色。

既然黄州赤壁足以自立而无需依附三国遗迹，就此直接与苏轼神交冥契的文士也所在多有。倦僚失志的辛弃疾慨叹“雪堂迁客，不得文章力”，对其遭遇感同身受，“望中矶岸赤，直下江涛白。半夜一声长啸，悲天地，为予窄”（《霜天晓角·赤壁》）。力图兴复的文天祥也心有戚戚，“我亦洞箫吹一曲，不知身世是蜉蝣”，更幻想能召邀东坡倾吐衷肠，“玉仙来往清风里，还识江山似旧不”（《读赤壁赋》前后二首）。曾为《苏文忠公诗合注》撰序的钱大昕对其作品自是熟稔在胸，在观摩画作时就揣想画家未及展现的情景，“危巢夜半惊栖鹤，知是当年长啸声”“绝壁登临应更快，笑它二客未风流”（《题交吉兄《赤壁图》》），苏轼当年“攀栖鹤之危巢”“划然长啸”，而“二客不能从”（《后赤壁赋》）的飒爽雄姿似乎就在眼前。被誉为东坡再世的张问陶也想落天外，“我似横江西去鹤，月明如梦过黄州”（《过黄州》），仿佛化身东坡笔下“横江东来”“掠予舟而西”（《后赤壁赋》）的一羽孤鹤，继续传递着原作中缥缈神秘的神韵。

当陶渊明、张继和苏轼在潜心摹写的时候，或凌虚蹈空而并未身临其境，或泛咏山水而非确有所指，或承说踵谬而不免牵合比附，并不完全拘泥于身经目接的真实场景，但并没有影响后人对这些作品的由衷喜爱。而原本出于冥搜玄想的桃源、寒山和赤壁，更是在历代文士乐此不疲的追摹仿效之下，经由衍化遭遭而层累积淀，最终凝结成意蕴丰富、情韵悠远的特殊意象。

（作者为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、中文系教授）

▲ 明代画家仇英以北宋词人苏轼的赋词原意为母体创作出《赤壁图》，图为局部

